

北齐时的杨愔,出身豪门,家里先后出过十二个刺史、七个郡守,父亲曾做过北魏的尚书令。但在北魏末年的战乱中,杨家家破人亡,只有杨愔和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幸免于难。杨愔后来投奔了高欢,娶了高欢的女儿,官也做得不小。高欢死后,他的儿子高洋于公元550年废掉东魏孝静帝,建立了齐朝,史称北齐。

高洋初立时,十分勤政,对宗亲贵族的违法行为也敢于制裁,大臣们对他是很敬畏的。但到了后来,他就变得残暴荒淫了。他酗酒,醉了就要酒疯,甚至漫游街市,露宿街头;有时还脱光了衣服狂奔乱呼。这种事情,传得京城里的人都知道。有一次,他拦住道旁的一个妇人,要她说说对当今皇帝的看法。那女人不知眼前问话的人就是皇帝,说:“疯疯颠颠的,像什么皇帝。”他听后,马上把那个妇女杀了。他以杀人取乐。都督韩哲,一点事情都没有,被他当着众人叫到跟前,挥刀斩成几段。尚书左仆射崔暹死了,他亲自前去吊唁。他问崔暹的妻子是不是想念丈夫,崔暹的妻子说,结发夫妻,当然是很想念的。他告诉她,现可以去见丈夫了。说完,竟一刀将她的头砍了下来。

美萍酒店下午茶

曹正文

去年岁末,我来到清迈,行程中有一个内容便是去美萍酒店喝下午茶。美萍酒店是一座面对青山的老式酒店,喝一杯下午茶要850泰铢,但大家都不吝惜,因为这是邓丽君当年喝过茶的地方。

走进一楼咖啡厅,银幕上正播放着邓丽君演唱会录像,我在一位服务生的指引下,坐在邓丽君曾经坐过的座位上一边品茶,一边享受美妙的歌曲,心中涌起无限的惋惜……

听服务生说,当年邓丽君穿着便衣会在午后来这里品茶,有的游客见她似曾相识,便大着胆子向她问:“请问您是邓丽君小姐吗?”邓丽君每次都报以微笑而摇头。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多次,但她始终微笑否认。直到有一个日本观光团来美萍酒店喝下午茶,其中一位上前,用日语对邓丽君说了几句。邓丽君终于点点头。当场,那些日本游客立刻发出狂喜的尖叫与欢呼,她们一拥而上,把邓丽君团团围住,争先恐后与心中的明星合影。

我喝完下午茶,便乘电梯上了15楼,1502室曾是20年前邓丽君住的套房,现在已成为邓丽君的一个纪念馆所,接待我的是酒店的领班比利(Billy)先生。乍一看,比利与张国荣的容貌有几分酷肖,这位西装革履、外貌清秀的中年人自我介绍,他于1990年来美萍酒店当服务生,1990年至1995年,邓丽君曾6次入住美萍酒店,其中1994年圣诞节与次年春节,邓丽君都在美萍酒店与法国男友保罗一起度假。1502室是一套泰式风格的“皇家公主套房”,从客厅到卧室,都保持了原来的模样。比利引我走到窗口,拉开窗帘,可以远眺清迈最高的素贴山,他说,当年邓丽君最喜欢倚在窗前看远山,还有飘浮的白云。在邓丽君的梳妆台与写字台上,摆放着几张她当年的照片。

据比利说,他高中毕业后去一家咖啡店打工,1990年10月到美萍酒店工作,当时他才21岁,在1993年,他第一次见到邓丽君,并不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歌星,邓丽君每次见到他时,总是微笑着用英语打招呼,还问他是不是清迈人?因为他此前没听过邓丽君的歌,只认为她是一位优雅的贵妇人。

当时客房部只有八位男服务生,比利是其中一个。很幸运,他被指定专门服务邓丽君,邓丽君还教比利学文与日语。她教他的第一句中文是“晚安”,比利对我说,在他的心目中,邓丽君是一位温柔的姐姐。

那次日本游客确认她就是歌星邓丽君后,比利越发觉得自己很幸运,他从此迷上了音乐,反反复复倾听《小城故事》,他觉得邓丽君心中的小城便是清迈。

比利告诉我,也许每个人都对邓丽君这么好,她一生都在接受宠爱,而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居然连一个亲近她的人也没在场。这天是5月18日,比利正好休假在家,傍晚铃声急促响起,他的同事告诉他:“邓丽君去世了。”比利说,他当时头脑一片空白。

事后,酒店同事对他说,那天下午,邓丽君突然发病,她独自一人爬到了1502房间的走廊上呼吸,酒店经理赶紧送她去医院,由于是下班高峰期,交通堵塞,还没到医院,邓丽君已去世了。

在之后的20年中,比利曾接到新酒店的工作邀请,薪资可以高于5倍,但比利拒绝了,他说,我会永远留在这里,为喜爱邓丽君的歌迷们做讲解,近三年来,来清迈的“邓粉”越来越多。比利的理由是:“我不想让邓丽君太孤单了。”

如果他喝醉了酒,杀人就更方便了。他的两个亲弟弟,因为劝他不要喝酒,被他关入铁笼,然后杀害。他的淫乱,更是令人发指。高家的女眷,不分亲疏,他都要奸淫,或赏给左右,不顺从就处死。他看上了元昂的妻子,就把元昂召入宫中,令其伏

“政清于下”

程念祺

在地上,将他一箭一箭射死。

他是一个少见的暴君,神智上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就在他在位期间,朝政是交给杨愔处理的。那时候,事情很多,千头万绪,但杨愔总是把朝廷的事情处理得有条不紊。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暴君的身边做事,杨愔总是设法保护满朝的公卿大臣。

有一个叫裴谓的人,上书批评高洋暴戾。高洋大怒,说裴谓这样的蠢人,怎会敢这样骂自己。杨愔担心他会杀裴谓,连忙打趣说,裴谓一定是想着法子要皇帝杀他,好从此成名。听杨愔这样说,高洋马上打消了杀裴谓的念头,说就是不杀

裴谓,看他拿什么成名。

杨愔能这样救人是很难不容易的。高洋虽然以他为相,但同样把他当成可杀可打的奴仆。高洋如厕,要杨愔给他递送“厕筹(便后除秽用的)”。曾经,高洋还用马鞭抽杨愔的背,抽得他鲜血淋淋。有一次,高洋还企图用小刀划杨愔的肚子。还有一次,高洋把杨愔塞在一口棺材里,然后装上了丧车。

说实话,整日伴着高洋这样的暴君,杨愔时刻都会提心吊胆的。杨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不因为自己有危险,就忘了忍辱负重的道理。那时候,高洋一喝醉酒,就以杀人为乐。为此,杨愔把一些死囚关在宫殿旁的房间里,称之为“供御囚”。每当高洋要杀人取乐,就让他杀这些死囚,以免滥杀无辜。这样一来,宫廷中的恐怖气氛大大缓解了,不知有多少官员和宫廷其他人等,因此保全了性命。

当时,朝廷大臣中,很多人对杨愔心存感激,因此对他的政绩也多少有些溢美之辞。他们形容当时的朝政,是“主昏于上,政清于下”。意思是说,皇帝是昏暴的,但国家的政事,因为有了杨愔,还是很清明的。



那是我结束了黔阳、芷江的行程,抵达凤凰的当晚。

走进民国时代的“湘西王”陈渠珍的陈家祠堂朝阳宫,这里如今变成了向游客出售苗族银器饰品的工艺品商店。忽然,扩音喇叭传来民歌手演唱的歌曲,激越嘹亮,悠扬动听,宛如天籁般的女声仿佛有种神奇的力量,让我

刘蔚

苗族飞歌越潇湘

苗族音乐特色的“飞歌”旋律,一下子就把人们带进了山峦起伏、风光旖旎的苗家山寨,展现出苗寨春意盎然的秀丽图景与人们欢快热烈的劳动场面。

我立刻问服务员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位年纪大的服务员说,这首歌叫

诗人笔下
天台农檐有伎男,
诗文锦绣十八般。
炼字锦花一瓢赋。①
家国情堪堪可赞。

总编任上
办报向往众山奇,
竭虑殚精黄灯里。
崎岖道上肩重担,

怀念丁锡满
曾元沧
举旗务实两相依。
注①:《一瓢赋》系丁锡满先生写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篇赋,字里行间充满忧国忧民之情。

思南读书会一百期,我在想一个问题:谁从思南读书会里得到的好处最大?说“好处”,好像有点不中听,但是如果没有人受益,这个活动持久不了。

人们首先想到的会是出版社,出版社的新书做了宣传,又设有专柜卖书,既宣传了企业形象,又能够挣钱,一举两得。好些位外地出版社社长或编辑,他们出了一本好书,总希望能到上海来在思南读书会上首发,甚至为了读书会的档期而提前或延后出版的节点。但是,从纯粹的成本核算看,也有人跟我说,出版社投入人力物力,有时候一下午并没有卖掉几本新书,单考虑经济效益其实是入不敷出的。

既然出版社不是明显的受益者,那么为什么还都愿意来参加读书会呢?所以,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读者有没有得好处,或者说读者会从中得什么好处?是不是读者看了这本书以后就能发财?常常有人喜欢问,谁谁谁初中小学没毕业,现在是亿万富翁。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想一想,这就像买彩票,中奖得了几千万的在所有买彩票的人群当中占了百分之几?而且在日益飞速发展的将来,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政治家,不读书而能成功的概率是更大还是更小?有一屋子钱是不是成功的标志?苏东坡

最近,有好多家媒体热捧一本二〇一六年的《故宫日历》,这本台历是故宫出版社编印的。每一页有图有文,有很多文史知识,长人学问,的确值得推崇。

不过,封面上用隶体写的“故宫日历”四个字,其中“历”写作“曆”。

我觉得很不妥当。虽然这四个字采自汉代隶书的碑帖,古拙漂亮,从书法的角度无可挑剔。

说其不妥,因为在现代文学中,“曆”和“曆”是有区别的。“曆”是“歷史”的“曆”。“曆”是“日曆”的“曆”。这在最常用的《新华字典》里说得明明白白。由于简体字把“曆、曆”简成一个“历”。因此年青一代对这两个字的区别不甚了了。

在古文里,“曆”和“曆”可通用,《史记》里有例可援。“广”上面也可加点,如《故宫日历》状。更早一些,“曆、曆”都可写作“麻”呢。倘若这本日历仅呈浩如烟海的国学大师们赏用,也许可誉为风雅。遗憾的是,现在是供广大劳动人民使用的。

我查考了一下,“故宫日历”这四个字倒也不是现在的编者瞎弄的,而是

原封不动照搬民国廿四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日历》。

民国廿四年是一九三五年,距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已经好些年了。看来,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冬烘先生,不喜欢新文化,抱残守缺,墨守旧文化的规矩,把“歷史”的“曆”借作“日曆”的“曆”。

倘在明清使用文言文的时代,可谓为博学。民国廿四年已经是白话文的天下,当时把“日曆”写作“曆”,已属逆时代的行为,已经大不妥。今天,《新华字典》早已把“曆、曆”区分之。二〇一六年的日历,还有必要把故纸堆里的“曆”当作“曆”来使用吗?况且,按《新华字典》,《故宫日历》的“曆”,就是错字。

可能的结果是——看到封面四字的芸芸众生,不只是大学里面的文史知识,也以为“曆”是日历的“历”的繁体字而使用之。也许只是几个人,也有可能



场听到了俞逊发演奏的口笛曲《苗岭的早晨》,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

循着陈先生提供的线索,继续查证资料。原来,当年还是青年演奏家的俞逊发别出心裁,截竹三寸发明了口笛。他的老师、湖南歌舞团的作曲家白诚仁用流传在黔东南一带的苗族飞歌作为素材,特意为学生创作了口笛曲《苗岭的早晨》。俞逊发带着它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拿大和法国等国

家演出,大受欢迎。之后,便有了陈钢根据这首口笛曲改编的同名小提琴曲,使这支源自苗岭山寨的乐曲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脍炙人口。

黔东南、湘西一带的苗族聚居区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但民风豪放,能歌善舞。所谓飞歌,便是站在高高的山岭上纵情高歌与呼喊,是为让更多的人听到而进行的交流与传扬。

好的音乐是需要有志者去发掘、传播和推广的。



来去了美国加入洛杉矶爱乐乐团的著名小提琴家唐韵。于是,我在福州路上的音乐书店找到了有唐韵演奏《苗岭的早晨》的唱片——《中国小提琴名曲典藏》(貳)。聆赏之后,赞叹不已。虽然是70年代的单声道录音,音质有所欠缺,但唐韵用她出类拔萃的琴技、舒展大气而又细腻入微的音乐风格,将《苗岭的早晨》演绎得精彩绝伦。尤其是小提琴用二胡的滑音、颤音和笛子的花舌音等演奏技巧,模拟鸟儿在晨曦和山林中清脆欢快婉转的鸣唱,惟妙惟肖,令人叫绝。

故事并未到此结束。陈燮阳先生知道我在听《苗岭的早晨》,便告知他最早听到同名乐曲,是在1970年代的北京,俞逊发用口笛演奏,曲作者是白诚仁。当时,陈燮阳是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组的乐队指挥,正在北京参与《白毛女》的修改。适逢中国艺术团出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前审查节目,因此,他在现

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力量是硬实力,而你的国家价值、对外文化的政策、自己的文化传统,构成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当然也包括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软实力能起到硬实力替代不了的影响与作用。

我小时候,外婆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你个子小,脚后跟如果没有钞票垫着就要用书来垫。这是外婆朴素的教学篇。对一个人来说,人的正确经验从哪里来的呢?无非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的直接经验,一个是间接经验。但是一个人一生当中不可能凡事都靠自己做一遍来获得直接经验,所以更多的时候是靠读书获取前人的间接经验。

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书,我会在哪里?”我希望把思南读书会的成功经验,在全国各地推广,也希望思南读书会还会有第一千期

周末,来思南读书

明日刊登一组《夜大春秋》,敬请关注。



故乡情

(水彩画)

朱大白